國朝名臣錄

後八

共二十五

國朝名臣言行録後集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之十五

崔鳴吉

字子謙號遲川萬曆乙巳中司馬兩塲其年登第仁廟反正策靖社勲一等封完城府院君長兩銓典文衡官至領議政

公資禀既異而有明識宏量言若不出口體若不勝衣而神采動人語音如從金石中出年十七八歲器度既成嘗遊白沙玄翁兩相之門兩相皆許以大器深加敬重嘗造白沙論易白沙服其精以為見處甚高非吾所及玄軒申公聞公登第謂人曰崔某雖羸疾精神粹鍊如金

王他日必為吾大用 并諡狀

公於成童之年文詞學識大進名聲籍甚而有志於性理之學與浦渚谿谷延陽定為道義交與之出捿專工講讀程朱文字時人目為理學接光海朝以兵曹郎因事剷黜屏居却掃與二三同志携性理書會于山房沈潛玩討無意世事 遺事

光海昏亂益甚倫紀泯絶既延延興殺永昌廢 母后禍猶未已必欲加西宮以不測公憂憤慷慨申平城與昇平諸公密有匡亂之志來語公公訪李延平遂定大策謀計區畫多出公斷諸公引日持久散在中外詐不時

定公以為大計不言還就即入城促定師期癸亥三月
與諸公奉 仁朝迎 大妃復位
諸公多先詣 仁祖私邸上謁人有勸公往者公曰他日
策名臣事之地義不可私謁遂不往 并謚狀
反正初公首為銓郎仍陞參議至參判博採士論務恢公
道通塞與奪允於輿論甄拔進用皆宿望全節之士題
目每下朝野為之拭目一時清流莫不定價於公 遺事
上劄請變官制曰今備局專主國政而政府為閑局政院
只管出納而承旨為一該吏別設都監而本司反歸剩
官數遞官員而省寺有同郵寺不管文書而吏胥得以

弄法職多兼帶而無專責之實事歸曹司而無分職之意課責不明而瘝曠成習俸祿太薄而廉恥易喪此皆官制之弊自廢署事之法三公無論政之所宜遵 祖宗之法復設署事之規欲分大臣之權則宜倣唐宋舊制改備局為門下省三公兼領事贊成參贊兼知事擇諳鍊治體者補左右僕射舍檢擇計慮才望堪大用者兼給事中名號既重事權自別庶有朝廷體面矣承旨即古之侍中尚書令而只行文書鮮有論執宜極擇時望頻賜顧問使之隨事封駁畧贊王猷與政府為表裏可也曰極論政化習俗之弊時官制弁髦事權無寄公

欲稍復古制爲出治之本而不果用

上因災求言劄條十二事明心學謹辭令嚴宮掖定大昏

親勳舊重相臣罷使人通庶孼除免稅戒數遷植公論

崇儒學皆切中時病 并諡狀

爲大臣時綾原大君家有殺人之事公抗章請罪語甚截

直上下嚴敎以搆陷王孫斥之貴戚皆嚴憚 家狀

仁廟即位尊元宗爲大院君尊仁獻爲啓運宮丙寅

仁獻薨上欲服三年朝議引爲人後不貳斬合辭

爭之上欲服杖朞諸臣又力請降服不杖朞以綾原

爲喪主公上劄言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葬以士祭以

天子諸侯今日之禮惟此為的証既而諸公論說紛紜
莫定公又上劄極論降服立後之失曰議者以親孫為
祖後擬於支子後大宗所謂不貳斬以其服斬於所後
故降朞於所生不貳本也非為人後而降其父母則是
無一斬 殿下乃承重非出繼也為祖後非為人後也
綾原為喪主而厭於 殿下不得杖則不成為喪主綾
原以杖即位而 殿下不敢杖則以庶子自處 殿下
與綾原俱杖是喪有二孤且親祭欲稱孝子則綾原以
稱之矣欲稱介子則天地易位矣不稱孝不稱介又不
成為子矣稱皇考於 宣廟而稱伯叔於大院君之論

冤於無本稱考於　宣廟而稱伯叔於大院之論涉於稱祖朝廷膠守濮王興獻之餘論直承祖統而目之為人後君之父母而待之以旁親其弊將至於毀先王之禮滅父子之倫仍言追崇之不可請建別廟而自主祭重忤朝議臺諫劾公請罷職　上不許謚狀

丁卯北兵渡浿長驅深入朝野洶懼既師及平壤騰書於我以要和公以為敵張甚宜巽辭緩其鋒諸公意合令張新豐為書荅其意然敵人進兵不已　上出幸江都而北使再以和來求見　上公復言兵交使在其間可聽朝廷從之北兵至平山而和始決於是師退時敵近

而 行朝兵单弱上下危怖計惟在和但不敢言敵退
則以和咎公言者請貶竄不許 神道碑
改葬章陵靈轝自楊州將過都城廷臣以爲私親之喪不
可穿都城取路欲發民治道東城峻坂公謂大院君君
之父也不可避都從間道且役民開路民必困劉爭之
啓運既禫將祔私廟復劉請建別廟云以祖事祖以禰事
禰此人理之當然豈可以降之一字加於無所後之親
父母乎自有經籍果見有可降之父而無禰之廟乎削
去綾原旁題別建庙奉禰祭奏假則製祭章祼獻則命
廷臣而四時薦享勿與 宗廟同日以示差別則尊祖

尊親兩得其宜而昭穆不紊彝倫自正矣浦諸長玉堂
斥之公又上劄極意論辨公屢被詆求外爲京畿觀察
使 并謚狀
公按畿甸津田盡爲權貴所占津人無所取資以此舟楫
朽敗行旅渰死前任畏憚莫敢矯公具狀上聞悉還其
舊道主生辰州郡舊有獻餼蓄之規公謂此亦出於民
却訪詢民瘼措處有方尤拳拳於賑飢 家狀
己酉前後輩論議或乖流言指目有老少昇平擧名流五
六人爲黨以白 上上震怒竄朴炡俞伯曾羅萬甲並
怒吏判張維救萬甲等除羅州公以朝著不靜爲憂劄

陳前後輩疑阻相責望非爲朋黨指陳實狀語意至懇

上感悟未幾放三學士張公亦徵 謚狀

毛文龍既死陳繼盛代領其衆劉興治又殺繼盛而代之

我欲興兵問罪公曰椵島雖飢疫衆猶數萬困獸猶能

傷人死數萬之衆必懷死之心憑依險阻今環守孤島

曠日粮竭欲戰則難欲罷損威動衆越海不計農時與

死寇角非計也後兵果不發

辛未 上欲追崇 章陵廷議爭不可欲請之 天子又

以爲不可五月特授公副學 上意以公持論稍異廷

臣欲以自助公又劾陳廷臣議禮之失且申別廟之説

曰加隆之舉禮無明文事涉義起廷議未同而奏請居
先朝廷之不敢承順固也義禮九年老師宿儒旁搜廣
引皆非今日的證獨奚以士祭以諸侯最可据臣之所
執只此耳壬申拜宗伯 教曰聖人之孝以尊親為大
考廟不可久在陋巷禰位不可遂空令禮官速議公又
請倣光武故事建別廟 上嚴責之蓋公所請唯在別
廟椷之為降服加之為追崇皆非公議故始忤朝議終
被 上責 并神道碑
公秉銓三年以破朋黨扶公道進賢才退罷軟為已任塞
紛競社僥倖尤慎簡初仕至於守宰有缺有治理效者

先後遴用以此世稱淂人西北人久不通顯公以為才
不可以地拘始通遷臺憲 謚狀
丙子春清始稱帝使來朝議欲無納其書以口語拒之公
請彼跨據大漢無所受制肆然稱帝誰復禁止而必欲
籍口於我其心或難知若但拒以口語事晤昧無証如
使反其辭以誣我我何以自解於天下今宜為一書言
大辭不可借臣節不可易曰將虜書及我所答聞于
皇朝飭兵馬待其變彼以春信帛奈為名而已悖者乃
八固山及蒙古王子書報其禮而拒其悖於計為宜今
特有早晩等是彼兵但不可矇朧以見責輕絶以促兵

此使果以不授書發怒徑歸公知必有兵見　上曰虜使徑歸渝盟必矣請早講戰守時朝議紛然斥和而無備敵之策公獨深憂
公知倉卒挑釁憂在必亾每欲巽辞緩禍得以其間爲戰守策冒衆議屢陳訐言者爭以主和攻公公又言石晋時景延廣激契丹之怒索維翰請遜辞以謝出帝不聽其後不能自存始復請稱臣契丹不許而晋遂亾朱子於綱目貶延廣胡安國亦譏延廣輊葷信好自坐釁端亾其身以及其君夫人臣謀國不存遠慮以致亾其事雖正罪不可逃也　宣祖時　天朝諸將倦用兵有和

許令我請於　天朝成渾謂可許李廷馣繼發將被罪
渾憐其忠於　上前救解　宣朝大怒自是論者攻渾
益急渾言韓侂胄伐金先儒罪之以危社稷張南軒亦
言金不可伐此以宗社為重而相時度力為義耳今日
既無石晋兵力又非　祖宗之讐是非得失不難定矣
臣為此羈縻之言者非敢不顧是非徒為利害之說酌
之以時義參之以往迹信其必然嘗竊以國弱虜強姑
守丁卯之約緩數年之禍築城儲粮益固邊備歛兵觀
釁許無出此出入爭議焦唇乾舌不自知止豈有他哉
閔　宗國之將危一身利害不暇計耳群議又譁然攻

之碑神道

十二月虜大舉入寇先以軽兵走京道數日至西郊　上

将幸江都　廟社主嬪宮先行　大駕繼發到崇禮門

虜騎已迫弘濟院　上御南門樓不知所出諸宰失色

罔措公進曰　宗社存亡在於呼吸請以單騎馳往虜

陣責以無端動兵虜亦殺臣則已幸而接話則酬酢之

際願由水溝門疾馳入南漢城　上曰若然則幸矣卿

冒萬死投虎口以緩君父之急此古人所難也公請李

公景稷偕　上輟禁軍二十騎使從出門皆鳥散公與

李公及裨将一人馳到沙峴遇虜將詰其渝盟動衆故

拖引言語至日昃於是 上得以馳入南漢翌日公與
李公入城 上召見執手慰公曰卿之精忠人所罕匹
一心奉公終始不懈使在朝者皆如公今日國事豈至
於此乎因出涕嗚咽
虜兵大至圍城數匝城中儲餼甚踈而虜猶索和大臣持
兩端言者攻和猶未已公曰今日之策唯和與戰而欲
戰則無兵可恃言和則咸懷異思奉君父一片孤城將
置 宗社於何地諸公多是公言而畏謗莫敢言和旣
而勤王兵皆潰士卒凍死相繼粮食內竭城無完堞被
圍四十餘日城幾陷者數群心沮喪始議和事群議皆

恐有青城之辱公曰虜之侵我非貪我土地意只在於
和斷無意外之変令徒事泄泄一朝城陷上下魚肉就
如不失此機圖存 宗社乎公之智灼見虜情有以信
其 必不然也江都敗報至遂有城下之盟 並諡狀
和書始成金公尚憲痛哭於朝手裂其書公拾而補 之
曰裂書者不可無而補書者亦宜有 神道碑
清陰謂公曰大監主張和議若終為李若水將奈何公曰
觀虜本情只在立威鄰國北轅之変決無是虜 遺事
丁丑二月 上還都拜右相時煨燼滿目庶事草創公外
應機変內修政令酬勞之典恤民之事次第講行又令

諸道錄聞陣亡將士及忠臣烈士分等旌褒戰場骨骼勸募僧人埋瘞官為設祭清人許贖俘口貴族富民不計直爭贖致贖價增倍貧者不得贖公設禁制等其老少貴賤多者毋過百金以此贖還甚衆在道之資者或餓斃請輸管餉粟濟之以此前後得還者以萬計亂後牛多疫死農家以人代耕公曰此甚於兵禍勅法府申嚴屠禁犯者痛繩之令州郡鑄農器給貧民又以兵餘蕩殘民無以應徵扎割請改貢案之謬蠲潰軍之布極擇牧民之官甄拔有濫請罷銓司民得以少蘇 家狀

時新去大亂上下凜凜人多有朝暮危亡之慮 上心亦

不能無撓公適膺大拜慨然以匡復為已任獨以為我
國家立國堅固　祖宗遺澤深厚苟能君臣協心務畜
實效何患不濟　上自下城後臨朝不怡公又上劄推
明義理反覆開慰請以剛大為心以為微子面縛而延
湯祀管仲桎梏而成霸功孔子皆以仁許之今無微子
管仲之辱而綿宗祀保生靈之功視古有光又因易明
夷以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為勉仍論官制
之宜變弊習之宜革請改備邊之號如唐宋中書樞密
前朝都評事之稱以做署事之規使謀國論政之地畧
有體統請罷銓郎之薦以息黨論罷臺閣引避以止紛

爭 上下諸宰議言多異同不果行 遺事

清人徵兵初定約時公已言徵兵之不可從至是將遣使拒之時議以爲非公莫可公至瀋以爲本國三百年臣事明朝今不可興兵助攻清人亦不能奪其還贖俘人數千無親戚不能贖者公捐槖而贖之 謚狀

時斥和諸臣多在罪譴公陳劄請宥知時識勢達變通權非可責於年少者且其時朝議同然尤非三司獨當之罪也 遺事

戊寅北人復侵中國徵我兵公以爲城下之盟勢窮力屈許非得已今日助兵義不可許不肯從清人大怒嘖言

日至舉朝震駭公言於　上曰我一二大臣爲此事死
始有事於天下後世況此臣實主之請往自當於是復
赴瀋旣至則引公入詰曰誰沮助兵對曰我爲上相無
所不當知事出於我不敢逃死請主義而釋之終公在
相府一不助兵始公之行人謂必死公亦度不免以喪
具隨親戚子弟皆哭送公夷然〈神道碑〉
後朝家終許助兵時公罷相江居感慨有詩曰鼓角喧空
海擄天五千兵甲載樓船山城不死皆臣罪泣向春風
拜杜鵑〈遺事〉
嘗筵白曰　祖宗朝有常參及朝晝夕講夜對無日不接

臣僚近來賜對頻罕下情多壅請數接臣僚講論治道

又曰世稱宰相職在燮理居廊廟者率以緘默爲務臣

意不然匡君德釐庶政使上下各得其職然後可燮理

可庶幾矣但近來該曹所管皆歸廟堂使大臣決之此

則殊損事體宜付各該曹裁決　上皆納之家狀

己卯　上寢疾而宮中有巫蠱之變蓋　仁穆大妃昇遐

後有帛書多不道之語　仁廟疑貞明公主家至是又

致疑主家命一外戚重臣於公家諭之曰吾病日甚此

困而可疑之端已彰不得已將出付外庭治之卿宜知

此意公對曰　先王骨肉只有貴主今若起獄則當日

反正之意安在哉且巫蠱事自古多晻昧難明後數日
上果下其事 上意欲逮治主家婢子而公入賓廳
陳啓只請移御别宫拿問宫人輩 上嚴批不許公
屢請之 上大怒遂以特命爲越次赴燕之行又於玉
堂劄請黜女巫之批曰有一相臣外爲大言内懷不直草
草治獄終不悉鞫其意難測而前後臺官不以爲非獨
於迷劣女人兩司齊憤至於合啓刲鷄焉用牛刀公行
到龍灣陳章乞罷曰臣所以不忍於公主者不敢負
先王也不敢負 殿下也使臣徒懷一切輕起大獄甘
心於 宣祖之骨肉則是誠難信之臣他日負 殿下

亦猶是也又引江充李泌事反覆論之以此獄終不竟
遺事

壬午復入相戊寅秋江邊得一僧名獨步而我人往椵島
曰乱八中國留洪承疇幕府為詗事出来兵使林慶業
報于公公招見與語慷慨善辞令始下城後公将本國
為宗社屈意状移咨陳洪範冀得聞天朝而海路變阻
未知必達欲更得往而能返者見獨步知可使與諸宰
議具奏咨付獨步入送辛巳秋中國還我俘獨步賫文
書以来時相申景禛訪公撰回咨更送獨步往来必過
遼東界清人覘知之詰其事損萬金得不究至是承疇

降于清備言獨步事我未知也李烓潛商事覺清人縛
致烓鳳城烓欲謁隂事袮生盡告獨步事清人促諸臣
来置對事將不測或以為無可證不如諱之公以為彼
知漢船往來今諱之益其疑也天下事未可知畢境難
諱則禍歸君父不如以實禍止吾與林死到龍灣鄭致
和朴潢尹順之諸人皆會朴公曰林慶業裝船送僧皆
出其手萬無活理今委於林則林固等死相公脫於禍
亦非有負於林也公曰欲立明義於天下與人同事臨
死委人自免非義也諸公歎服朴公出户泣謂公子曰
相公以死自期忠臣烈士固不當如是耶到鳳城清將

威兵威引公詰曰送僧明朝何人主張公曰我獨主張
而林慶業爲兵使故裝船以送既非主上所知諸臣亦
無與知者使漢人書公對送瀋陽以兵圍守公操之日
急清人謂我人曰崔閣老事事自當可謂鐵石肝腸清
主拘公鎖杻八瀋幽北關癸未移南館時清使至我都
民萬餘人要路齊呼曰願爲東國生靈活一賢相清使
爲之感動 諡狀
辛巳秋獨步賫回咨來畧曰賢王以英明之資遭陽九之
運文獻名邦竟爲犬羊所噬胡馬猖獗薦食屬藩而我
不得甓師剪臧此亦貴藩之刼數貴藩世效忠順一朝

行成於奴勢窮力屈莫可如何此亦　聖明之所深測
也又曰貴國若情天人共鑑不待辨白而明轉達天聽
測念遐方甚爲殷切貴國歷世貞順勞不可泯雖暫迫
時勢見窘於虜豈復忍背過安心協力以效桑榆
公之潛送獨步鄭公致和爲閔両伯主其事以微辭隱語
相往復獨步久不還時公罷官家居寄鄭公一律探其
消息托以懷仙詞爲題曰雲海微茫落照間眼穿何處
覓蓬山張騫槎路仍多阻徐市樓船久不還易被秋風
欺白髮難從仙竈借紅顏年來無限傷心事窮巷蒼苔
獨掩關　並遺事

公幽北館北館者死獄金公尚憲李公敬輿同拘一館華人俘瀋者嗟嘆曰東方卿相爲中朝被執者三人足見其重義也 神道碑

公拘囚四歲處之晏然取中庸周易日夜講讀探賾樂而忘憂不知身在異域曰庶得聖人微旨不虛此生矣 諡狀

公在燕獄與清陰白江頻頻相會或講論道義或酬唱詩篇窮日夜不厭嘗與清陰講討經權清陰有詩曰成敗關天運須看義與歸雖然反夙暮未可倒衣裳權或賢猶誤經應重莫違寄言明理士造次愼衡機公詩曰靜處觀群動真成爛熳歸湯氷俱是水裘褐莫非衣事或

隨時別心寧與道違君能悟斯理語默各天機白江寄以詩贈公及清陰曰二老經權各爲公擎天大節濟時功如今爛熳同歸地俱是南冠白頭翁

丙戌姜嬪罪廢 仁廟將賜死公以原任劄論曰易曰衆允悔亡今姜之罪國人皆曰可廢而臺諫所爭只在賜死是衆志允於廢而不允於死請從臺論被嚴旨并遺事

公疾危 上遣御醫視病分御饌一日公病猝劇 上命八直御醫急往救之公家在城東夜深門閉特遣宣傳官持標信開門掖庭人問病相屬教視疾醫曰崔相病雖力平生精神逾人若得良醫可治汝其盡心

公初取弟叅判次子浚亮爲後許夫人生後尚旣立後而生子世多立已子公以爲父子之倫不可旣絶還罷請於朝以浚亮爲長子朝廷著爲令有識莫不嘆服 并謚狀

公於癸未後際會旣盛長處樞要專以經濟爲己任係念國事曉夜孜孜一切私事無所經心位高以来仍値禍乱相尋國事無小大皆視爲職分其憂國救世之意若飢渴然或至達曉不眠子弟侍寢者瞷寤視之則獨坐嘆咤憂形於色雖無官在野時亦然

公識鑑過人前後所推薦多於名公卿鄭公太和新登朝甚重之每許以公輔器丁丑乱後 上於筵中問公曰

此時方伯宜另擇誰可者對曰鄭太和年雖少有大材
宜先擇用未幾湖西伯缺 上又於筵中問可合人公
曰大臣之職以人事君臣已有所薦不敢更對時鄭公
以輔德當從東宮赴瀋公啓請留之遂擇授明年又擇
關西伯四十後遂秉軸 并遺事
臨事裁斷剖析是非利害無一毫苟而行者衆言叢雜而
卓守所見不少沮撓在 上前論事或 上意所不可
而公執之堅 上有時厲聲不許則公輒辨析不屈必
極其所欲言一日與延陽同對見公曰一事反覆固爭
得請後已出謂公曰小事何爭之力公曰事無大小皆

有是非豈可誘以細事苟合人主意乎李公嘆服嘗曰
大臣在 上前爭是非者癸亥惟公一人
谿谷嘗言我與子謙每當國家 大事裁度便宜我或差長
而決疑善斷吾所不及 幷謚狀
公少既專心爲學裒粹濂洛嘉言手寫一冊目曰洗心錄
後値國家多故鞠躬盡瘁夙夜焦勞而公退有暇輒讀
聖賢書簾几蕭然人不知爲執政家前後讀講時輒有
劄紀語孟記疑庸學管見易疑幾卷藏于家 家狀
公與谿谷少時講學見陸王之書悅其直指本體刋落枝
葉兩公皆深取之公中年覺其學術之有疵屢形於言

論嘗赴藩道遺子弟書備論陽明學術之病
公與浦渚谿谷延陽結髮定交同爲中興名臣俱至大拜
交道深篤以德業文學相勉或論事有不合露章相攻
辨不相苟同而情義始終無所變世稱四友
策勳後賜第即籍沒罪人之家公嫌其侈麗斥賣之得賜
田以爲奸兇秉政貪饕成俗權貴之强奪民田者無數
賜田中想多民田遂揭榜通衢許其推還持卷來訴者
甚衆公成卷與之不受一錢田主皆感頌不衰
公處銓十餘年力扶公道痛塞干請陽坡鄭相嘗爲其一
家尊屬謁公求邑宰公不應後又來請公曰某公久剛

明守令閔民休戚公雖屢請不得施陽坡後每擧似於
人曰遲川之爲官擇人政道不苟如此公夙嘗爲吏曹
叅判戒一家曰仲氏長銓吾嘗薦姻戚一人公正色不
應其後吾不敢復言汝輩宜知之 并遺事

公臨大事決大疑識足以通其會剛足以輔其志絶不爲
隨衆俯仰侃然體國不以身之死生禍福動其心竭力
盡瘁務盡其所當爲可謂有大臣之節矣其彌綸輔賛
之功救敗定傾之業世有定論所謂天必生能弭是難
之人者非耶 諡狀

上幸江都次通津胡差爲講和且至方議甚進止不能决

子謙謂兵交使其間不當遽示斥絶姑宜接致聽其語
而處之群意皆然莫肯發口子謙主其說竟接其人於
鎮海樓中繼而劉海至和事遂成時虜屯平山去江都
百餘里而行朝守備寡弱人情危懼雖斥和者外為大
言内實幸和議之成而畏浮議莫敢明言獨子謙遇事
輒首發無所顧避卒以是被彈去 谿谷漫筆

白江嘗曰南漢被圍之日守堞諸軍請送斥和臣相率詣
闕多發不遜之語公招致諸大將嚴辭峻責以折驕卒
之心危疑之際不至生變公之力也

公處心持論廓然大公不以標榜為拘禮論和議之䟽謗

嘗紛然平生親友亦多侵詆而公處之夷然不以一毫介意金公時讓嘗嘆曰崔相胷中無一點忌讎愛惡之私 并遺事

延陽嘗曰完城事業其大者有八　反正賛逵復之業一也議禮明父子之倫二也單騎赴敵以緩賊鋒三也冒謗主和以存　宗社四也力拒徵兵視死如歸五也送信天朝以身自當六也善處人骨肉七也不染朋比八也延陽知公最深故其言如此張谿谷每稱公曰赤心殉國不避死生子議眞社稷臣也李公敬輿曰屈子之忠忠而過遲川之忠亦過於忠者也 神道碑

張維 文忠公

字持國號谿谷德水人萬曆丁亥生光海己酉登第
薦入史局 仁廟反正賜暇湖堂策靖 社功臣二
等封新豊府院君歷吏郎副學大司諫大司憲吏曹
叅判判書典文衡丁丑起復拜右議政力辭不應
命戊寅卒年五十二

公生而秀異幼不妄戲從伯氏傍聽其所學輒記之判書
公大以爲奇七歲受書十歲誦詩書十三而孤持制如
成人因病脾輟業十五學漢史于月汀尹公又學禮於
金沙溪之門沙溪先生甚重之期以致遠 白軒李景奭撰諡狀

壬子誣獄坐婚家累罷官奉大夫人屛處安山者十二年晨昏之外所沉潛探玩者惟性理之學癸亥諸公有反正議公爲贊謨畫 仁廟御極復八史館策勳二等鄭公經世道白公文學才識當今茅一 上特加通政拜兵曹參知盖公初心只以綱常晦塞思正人理而已而功臣非其意也力辭不許尤菴宋時烈撰神道碑

甲子逆适反 上幸公山公扈駕次天安拜大司諫時變出倉卒帥臣多逗撓朝士雉鳥散公論之壹以公不撓權貴不阿親近人服其得體而忌者亦多

因旱進劄其畧以日三開筵講明義理裁制事變爲格天

修德之實又以國家太平係於儲嗣教迪之方最為切
急請早定儲位愼簡宮僚俾盡輔導之職　上嘉納焉
并諡狀
乙丑拜吏曹叅判是時新化未久因循泄沓治效日遠公
上疏曰天下之道有其志然後有其事有其事然後有
其效古聖昔帝明王各有一代規模三王行仁義五伯
假之汚隆雖異皆能以實心行實事其致一也　殿下
循塗守轍踵相襲舊任聰明於文簿局智慮於規例用
人不分賢邪作事罔念經遠其幽獨敬肆之分方寸操
舍之間果能以實心致實功乎伏願開廣志趣樹立規

模以古先哲王爲標凖以修齊治平爲巳任夫人君一喜愠一與奪而物之榮辱死生係焉苟非有恢廓之度曷以處崇高之地　殿下臨御之時從諫咈咈幾乎轉圜而識者猶慮其出於勉强逮至近日輒以訑訑之色待之甚至加之以情外之罪名震之以過當之嚴命夫人臣敢言者是猶攀天而觸雷霆其事誠難其志可嘉而乃逆屑屑然較長短競曲直必欲伸巳而屈人是何示人不廣也伏願虛心易氣容受盡言要使衆美畢進協于克一焉人君所惡莫如朋黨其在于今又是病國膏肓然去之之要惟明與平耳明則枉直不蔽平則擧

措無失能是二者何憂其難去哉竊覵 聖明惡之太
甚故曰以有所過疑絶之太急故不暇察其本情惟玆
一念既成偏係方寸虛明之中有所障礙故發於事為
者多不得其平矣伏願宅心如水虛明鑑物無偏無黨
會極歸極焉論者以為中興第一疏云
丙寅 上遭私親喪鄭公經世引君之母非夫人以為
上服當緦公曰禮所言是父之妾也今日之禮異於是
鄭公大悟其誤時延平李公貴完城崔公鳴吉以為
上是為祖後非人後既存父子之稱當服三年公曰稱
父固是父在為母猶降杖朞今 上既承大統與祖為

體宜倣父在爲母之服朝議遂定既葬又稱墓爲園公
又上劄論其非初文元公極以稱父爲非曰既已稱父
則當服三年又當入 廟矣公亦辨論往復終守已見
丁卯虜至隨 駕入江都時國勢不振强副要盟虜使劉
海華人也能文巧黠其進見時 上坐榻上不動海勃
然却立不肯前左右惶駭公進曰彼無禮請麾使出去
海亦色懾而自挫就座成禮而出約定請 上莅盟議
者引唐宗渭橋事謂當許之公請 上毋聽且就海力
爭竟以大臣主焉
方海定約時以絶 天朝爲第一條公大言痛斥海擧論

語管仲不死子糾孔子稱仁語以誘脅之舌人不能曉解公以字音語脉得其意即舉論語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以折之後海復歸正每言我國得體虜既退復使我不書大統年號朝廷强從之公慨然論之曰和議之始事關　天朝者死不可從擧國臣民皆知聖意堅定矣何至輕自動歡以喪所守哉事大之道年號最大一番差謬後無及矣　上竟從公言并神道碑

還都拜吏曹判書手寫杜請囑抑僥倖等事揭諸壁上常目在之其爲政也務振淹滯右急循良與僚佐會議於公廳疏錄可用之人用之既盡又詢而錄之以補內外

之寞忌或遺才輿論稱之
戊辰興陽縣監鄭弘任以內需司差人橫恣捉囚之慈殿恚怒　上命先罷後推公上劄力陳其不可以為匹夫事親猶當從容道達要以納親於無過不以從令為貴況帝王之達孝何可拘拘翦翦不思所以喻之於道徒以承順為哉楚靈王時申無宇之閽者亾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於王宮有司請罪靈王不之罪乃曰取而臣以往靈王狠暴亾國之主也無宇之執人王宮事涉犯上如欲文致其罪豈止於不有君命而已哉今弘任所犯不至如無宇旣無有司之請　殿下直加譴焉得無與

靈王異乎　上嘉其言并諡狀
時被虜人有逃還者朝廷畏虜嚇欲刷送公亟劄陳其不
可曰此天理人情之所不忍爲昔平原君一公子也身
執於秦猶不肯出魏齊今以堂堂國家忍爲醜虜之一
言棄我赤子委之虎口也諸議不以爲是公復條六疏
爭以去就至曰異日賊至何面目發號施令令執干戈
以抗賊乎公以此與時議龃齬辭遞神道碑
上因旱求言公以右叅贊進劄畧曰今　殿下所處是何
等時刻苦如越勾賤節儉如衛文公延攬英雄如漢光
勵精啚治如唐宗猶恐不足以濟以今觀之得無近於

於泄泄沓沓者乎帝王之學不外乎大學之綱條中庸之九經若能辨渇有為之志舉此以措之而有餘矣內需公事必閱吏曹盖倣周官之制欲令冢宰政本與知人主財用以示宮府一體之意也既使之與知則應有隨事違覆之舉不當奉行文書押署行會如今日之為也況近來頗有不待閱由該曹徑下外方者此尤可駭之甚本源一謬末流之差宜無所不有也議者多言叛奴投屬山澤折受漸寖囊橐月異而歲不同閭巷窮議不勝藉藉九重深遠之中豈能盡察幽隱竊為聖主傷之願 殿下特下明教必令吏曹簽署政院出納如有

事理違謬者許令本曹據理覆啓以昭聖代平明之理
國之言路猶人之血脉也血脉壅則人病言路塞則國
亡 聖明臨御以來朝臣言事獲譴非止一二臺閣之
上稜骨消軟直氣摧沮轉移之機只在 殿下能使屈
者伸塞者通則人心大悅國脉靈長矣謹狀
又以大司憲上劄極論懋 聖學聽言安民之道其聖學
說曰君道有體用修己安民而已人君以眇然一身處
億兆之上而為之表準故必極其正而後可以責人之
不正極其公而後可以責人之不公極其誠而後可以
不誠洪範所謂建極是也然尤其所以致此者亦有學

焉而已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然其立志欲真切窮理欲精密踐履欲篤實則無以異也而內有衆欲之交攻外有萬務之沓至其心易以撓奪其事難以專一講劘啓沃之益只在經筵於是息焉無可幾矣 殿下自即阼之初開筵講學不能如 祖宗故事至于近日漸就稀濶臨筵之際務尚簡嘿未嘗從容咨叩輟講還內則所與處者宮妾宦寺也如是而欲望進德修業無乃已疎乎求其病源則都在於聖志之不立志不立則學不進學不進則德不成德不成則其發於心術政令者舉皆偏倚謬戾不得其正若能翻然改圖奮然發憤以

聖賢爲必可學三代爲必可至數御經筵專精研究存
之於心體之於身推之於事持之以不息行之以誠宗
則德安有不成而治安有不興乎 神道碑
己巳秋有羅萬甲遠竄之命蓋曰昇平金公以萬甲侵撓
銓長之意啓於 筵中也是時朴炡俞伯曾及萬甲等
以年少名流共倡論議頗長短前輩得失間有扇動者
飛語造謗禍機轉深公以朝廷有大過舉不言不忠遂
上劄明萬甲不可竄狀劄入不報已而特除羅州牧使
諸大臣及一時名宰皆以爲不可三司爭執之踰月而
不聽俞朴兩君亦俱補外

時毛將駐在西島文移絡繹酬應不暇太學士實主之而
一措語間事機之輕重懸焉公前後文告盈溢几閣而
理到語圓解紛者多矣及公出代撰之詞頗不能旨
上嘗臨筵謂左右曰張某在時詞令可觀月沙李公對
曰張某文章得之經學詞理兼備識見明透所謂草創
潤色斯人可優為 上曰予甚思之庚午秋以刑曹判
書徵還
辛未春延平李公陽陵君許稿上疏請追崇 章陵公時
長憲府劾其非三司共爭之而久未定公乃博考經傳
兼取先儒定論撰述八條目曰典禮問荅上之冀悟

宸衷而留中不報然談論者取以為資異議者亦或悟焉諫院以儀禮有 嚴批兩司俱避特遞諫院之官公不自安不赴 召命遂遞尋判禮部公以宗伯禮官之長也旣不能改其意見而僶俛在職則進退無據上劄即遞嘗入侍經筵講訖 上留公謂之曰追不可之論卿主張云是何意也公對曰此論世多非之豈獨臣主之臣之意見已悉頃進典禮問荅不敢更瀆而大槩繼體之君不得追尊私親其義甚嚴於是反覆論辨陳其不可之意 并諡狀

壬申 上竟崇奉 章陵公自劾曰宋朝濮議時呂誨范

鎮次第貶降不如是無以定朝家之是非明士大夫之進退也况今大禮時議用文字必及於臣身辭而不承則是廢職也強而爲之則是枉己也廢職則不恪枉己則不直乞解職名不許

公早從儒賢得聞學問之方始以讀書爲窮格之要而其讀書之法不強探而求通不穿鑿以爲說先求文義之所安以求理趣之所適使古作者之意如出於己心故文從字順各職其職而我之見識昭明通徹無有障礙沙溪金先生嘗曰持國見解雖古有賢罕有及焉每有所疑必與往復公洒然論說如不經意而辭理俱到先

生多捨己見而從之 并神道碑
爲文章以理爲主不以彫琢爲工本諸經學輔以班馬諸
子百家之書晝會其趣天文地志道釋醫卜兵家之記
亦涉其流詞賦詩律各備體格序記碑銘之作可與古
作者侔盖海東文苑數百年來所罕有也弱冠著陰符
經解多有獨得之見先輩偉人如白沙玄軒月沙諸公
皆推重之以爲非今世之人物白沙嘗曰張某文章德
行雖置於孔門可以無愧於顔閔 謚狀
公嘗謂天下大本在人主一心又以天德王道其要只在
謹獨每爲上反復陳戒曰人臣不以格君心爲先而徒

規模於事為皆苟而已故正心誠意修己安人之說不
絕於進講之時不以瀆告為嫌也神道碑
公於丙子冬目擊時事已有深憂冀朝廷倣漢唐東西都
制以江都為行宮冬則入保草一劄辭而海昌尹相以
領台入侍畧陳預入江都之意有一承旨面斥其避亂
之非時議如此故劄不果上當是時 上進大臣及備
局諸宰而問計景奭忝為憲長入參敢陳其羈縻不可
已之意退而引避又申其說往見公公聞吾說乃曰若
披雲霧覩青天因出劄草於角枕中以示之噓唏者久
扈駕入南漢也先伯兄及余與公同舍宵晝之間退自行

宮未嘗須臾離月暈既久朝暮莫保三人約與同死公
一夕作絕命詞曰平生忠孝志此日恐全虧年年春夜
月血灑杜鵑枝遂相對流涕即丁丑正月望日也
公風範端凝志操恬遜雖懷間世之才而德常掩焉人不
能以一長目之嘗曰宇宙間事無非男子分內事丈夫
自期不可草草餘事游藝筆蹟亦適逸不俗
公前卒之一日扶而坐呼紙筆手草演建珠數十章大抵
規諷君人之義而文不加點字畫亦如平日易簀之朝
有長虹橫亘寢房屋上見者咸異之并謚狀
仁祖己巳四月 御經筵講洪範至惟辟玉食知經筵事

臣張維進曰擧世皆以玉食爲稻米臣則以爲不然也凡饌羞之珍美者必以玉饌稱之玉食亦此意也天生五穀以爲民食豈使人君獨食稻米乎知經筵事臣金尚容曰此亦不通之說也天生金玉豈但但使人君獨用之乎然定爲品制故下民不敢服用 上問領議政吳允謙曰此言何如對曰臣亦白少以玉食爲白飯今聞張維之言甚有理也

谿谷張公在 仁祖朝以吏曹判書兼帶大提學言事獲罪特補羅州牧使張公在朝頗以簡傲渴謗而及其莅州武人之爲金吾郞者爲拿罪人過州境入客舍張公

具冠帶乘馬以進曰王人入府不可乘轎及其相見禮
貌甚恭金吾郎俯伏流汗曰老爺何自損如此張公郤
事在京則踵吾門納刺亦難矣而今則與在朝特外官
之待王人事體不得不如是人有言之者曰公今在外
而原任則天官冢宰也金吾郎雖王人而乃秩卑武官
也接待過恭得無虧體貌否張公曰吾豈不知而末俗
尚驕下凌上替日加一日吾所以為此者欲使後生知
古例之如此耳言者乃服
谿谷張公嘗語子旁曰他日汝輩為人下官必下馬於上
官家大門之外騎馬將歸而上官有推傳之言則必下

馬而聽之如有傳言禀白之事則必下馬拱手以俟盖敬官長所以敬君上也云并公私見聞

張谿谷維清粹雅靜好沈湛之事少善古文辭兼通濂洛諸書一時稱爲栗谷後出士望甚重與鄭公弘溟友一日鄭問男華要語公謝不知鄭曰雖或專心吾學豈有不知莊子者耶後數日再訪公迎謂吾已了南華矣自此盡通老釋宗旨著孟莊下白沙題之曰谿園奇過後又酷好陽明學尹海平聞之貽書痛斥遂不克售然其學已非矣趙浦渚祭公文歎其因文章而學遂誤此似徒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

谿谷文章見識極精於典禮問答可見但於父子一欵未透耳以此於啓運宮之議便以杖朞爲據使朝廷失禮甚可歎也南漢撰碑時　上使中人喩之曰此文非卿莫能撰况當用知製教名八列卿須勉之公自念君臣一體不可服喪辭亦以李澤堂植時在遠鄉他無可屬者遂引楚子伐鄭鄭伯牽羊以逆事行辭屬使所降中朝學士暮來見之曰此文不可用遂用李公景奭所撰以竪之公雖自謂從君臣大義不敢顧母子常禮然其歸趣只得成就所謂無益於公有害於私者矣惜哉 幷南谿集

記事

谿谷爲余言格物二字不可曉其爲窮理之義後人何以測知吾所未信也余謂古人入太學必以學爲事也谿谷曰然余曰然則誠意正心致知之上有何工夫格物字雖晦其義則必學問事也谿谷不荅余又思古今文字有不相同者詩書多說格字義雖非一必是古文常用之字也窮理字僅見於易文而今人則恒用若使古人見窮理字則無乃以爲隱晦而難通如谿谷云乎 澤堂集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之十六

趙翼 文孝公

字飛卿號浦渚豊壤人萬曆己卯生 宣廟三十五年壬寅登第賜暇湖堂歷吏郎舍檢典翰直學藝文提學吏禮判官至左相乙未卒年七十七

生有異質未學語知文字三歲排碁子作易卦識者大奇之五歲而能屬文游戲絶異凡兒有隣老觧衣置一處令公守視因往他所至暮而還則公猶守不去其純實敦慤自幼時已然

八歲聞重峰趙文烈公坐直言被斥憤慨搆疏指陳邪正

諸長老驚曰人見此文豈謂小兒作耶禁毋出及成童讀書經朞三百璿璣玉衡註說即曉然無閡諸老儒皆服以為不可及倣洪範著書以叙人倫名曰彝範汎覽愽通如禪道文章音律書畫兵法卜筮無不通曉常以諸葛武侯自期許

月汀尹文貞公公之從祖姑婿而尹夫人之季父也公少從之學文貞每見公作歎曰此兩漢手也天下奇文也既而盡棄所好專心於性理之學醇如也先取四字精思細究不得弗措以為大學乃千古聖賢見成規模中庸尊德性戒懼謹獨工夫與大學通為一事學者所當

竭一生之力而爲之者豈可外此而他求乃作持敬齋
訛心學宗方齋賛元朝夜氣等箴日夕覩省直以古聖
爲準故意於慱士業賛成公强之乃赴試操紙筆一下
數千語諸考官得之歎賞不容口
甞於課製著東海無潮汐論白沙李文忠公見之驚曰古
豈有如此見識文章願一見而
初公先言仁弘爾瞻之奸爾瞻累欲納交而終不荅至是
仁弘斥晦齋退溪兩先生䣊甚公與同僚上劄辨之爾
瞻以長官立異時爾瞻等權勢方張貶公爲高山道察
訪

癸丑棄官歸廣州農墅時光海政亂日甚爾瞻等誣殺國
舅大君仍起廢 母之論又聞 宣廟陞遐時事或有
可疑者公痛傷曰尚可仕乎吾志已决矣自是十餘年
間連拜修撰兵郎等職又以詔使時製述官促召皆不
赴
庚申韓文翼公爲都元帥啓請爲從事官抵書固請三年
不置公累書力辭有曰昔范文正安撫陝西辟歐陽公
叅佐歐公辭曰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今某與公處畎
畝十年已同其退今不同其進不亦可乎文翼嘆曰皎
潔之身不欲汚於此時吾何敢强之乎

時賊臣連起大獄羅織異己親戚懼禍及多勸公一出公
逌然曰禍福命也圻庄近京益厭之轉寓於湖西之昌
道高山下飢寒困苦人不堪其憂而處之泊如惟專精
學問探賾經義以為樂時朴承旨知誠權佐郎滉已皆
不仕家居相與往復論難雖當天地閉塞之日遠近皆
知景慕以為彝倫賴公不墜
癸亥三月 仁祖大王反正諸公先議初政銓曹當用一
代苐一人首以公為吏曹佐郎公當維新之始奮然自
任激揚黜陟隨才甄錄盡允公議
嘗入輪對啓曰資質之美有限學問之力無窮漢唐以下

人君以美質致治安者或有之然不能及於三代者無
他坐無學之之功故也願　殿下強勉學問斷然以三
代自期　上警聽松江鄭相公澈曾在　先朝被誣揑
削官至是公曰其子穿訟冤力為伸辨　上納之廢世
子穿圍籬而跳　朝廷賜自盡領相完平李公乾義李
公埈掌令尹公煌以為不可臺論將攻之公力言不可
功遂得已
初李相建行大同法試之畿甸民甚便之至是又請行之
全慶忠江四道以公兼裁省宣惠郎廳專管其事公久
在鄉曲熟見民間弊瘼以為　救之之術無出於此法

竭誠商度講定節目法成而浮言胥動當路又有沮之
者公入對力陳之又上疏論之竝宋同春浚吉撰諡狀
陛拜承旨兼管宣惠事進說以爲朱子之言曰莫如明降
詔旨令逐州逐縣各具所収金穀大均節之使州縣貧
富不至相懸則民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今養民之
政亦無以易此時梧里李公主其事而異議蜂起公慨
然復爭曰若爲衆口所撓是猶作舍道傍小事亦不可
成況成國家之治哉公歎曰如吾真趙某之罪人也
李延平貴論明黨而引朱子與留正書 上曰朱子說亦
不能無獘公以副提學上劄曰 殿下未能深究先賢

言意之所在而遽斷之以有弊非惟察理踈畧又有輕忽聖賢之失又論王子私田免稅之不可曰竊恐 殿下於勝私克已之事或未能深留意也 上嘗以非罪竄羅公萬甲又貶張公維于外公爭之不報辭遞為大司成以文喩館學諸生使之先讀近思錄以正門路曰論學制 上命皆施行 并宋尤菴時烈撰碑

先是 仁獻王后之喪朝議多端公嘗著服儀大畧以為 主上旣以支孫入承大統當依為人後者降其父母之禮服朞為是至是兵曹參判崔鳴吉上疏請別建一廟以奉禰祭上上劄辨之曰凡為人後者即為之子以

侄繼叔固愼矣以兄繼弟者亦謂之父子况以孫繼祖者豈獨無父子之道乎論者見　宗廟闕考位遂謂廟不可無禰欲立本生廟而禰禰夫禰廟之闕事之變也古之人君亦有之漢宣帝是也豈有侄孫則可而親孫則不可之理乎光武之有天下實同創業而乃自為元帝後立四親廟於洛陽朱子猶以為未也曰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則尤善朱子之論豈偶然哉帝王家莫大典禮誠宜參考經傳務合禮意豈可徒信一二人無稽之說創為前古所未有之禮乎鳴吉又上疏爭論不置公又上劄反覆累千言遂以　上弟綾原君俌主祀及

祔　上欲自主之公與同僚四上劄爭之
當豐呈後諸道妓女將罷遣掌樂院奏留以習樂公上劄
言禮樂本非國家之所宜畜楚之鉄劒利而倡優拙秦
王有憂色雖使女樂之技不至精妙亦非國家之害況
今生民困苦上天示譴憂虞之端不可勝而又聞皇城
被圍戎蕨未解內觀域中之事外察天下之勢皆可痛
哭君臣上下惟當恐懼憂戚不遑暇食豈意此時聚集
女樂使樂聲喧咽乎　上遂命罷遣
憲府論公賤授屬內司之弊　上怒責之公上劄曰　殿
下聖智首出求治甚勤獨其喜聞之誠未至容受之量

未恢治效未著實由於此頃者尹煌論宮中不嚴特命
適之令於此言又待之如此是欲令人不敢言宮禁内
司之事也不亦示國人以私乎時有金趙兩女子入宮
李公命俊疏論之公繼之上劄曰 殿下燭理之明持
己之嚴固無盡感之處然君子知幾當憂其漸人臣愛
君當防其微克己貴勇防患貴惕翻然悔悟不遠而復
日月之食初不為病而反善復禮之功無愧於古者帝
王矣且聞畫工入闕累月不出又豈非喪志之一端乎
臣等所望於 殿下者一以聖人為法凡嗜好之偏所
以累於此心者一切屏絶使本源之地清明純粹無一

毫所蔽而萬化從此流出耳俄曰備局啓辭大激天怒
有査覈言根揀擇嬪御之教公又上劄陳戒曰凡事因
怒而發者必失其正大學所謂心有所忿懥則不得其
正者也帝王嬪御之設固是常事然當有而不有此尤
其德之盛也　殿下清心省欲不置嬪侍此聖德最高
處今曰諸臣之言忽有此教亦恐為怒所動而不得其
正臣民有以窺淺深也　上為之虗心開納月沙李文
忠公每讀公劄歎曰真儒賢言語也
上劄請變科舉講經之制畧曰我國取人之法以四書三
經背講為定式士之應科者無不竭力誦習而其以講

經及第者乖多寡於聞見短於文字庸陋無識反不如以詞章得之者蓋由七書經與註其文甚多人之精力決不得盡記故一篇之中擇其經文之少者一章之註擇其訓詁之易念者習之其餘皆不之讀也舉世之士所習皆如此宜其無人才也天之生才無間內外我東數千里英俊之才必不為少使其究心於經術則其才所就必多可觀今欲使經術興行而人才輩出士習正而風俗美惟在變此科舉之法凡大小之科無不以經書為講而所講之書皆令臨讀惟觀讀之之生熟問其意義則所在音釋雖有違於諺解苟通於文理則不斥

也如是則爲士者無不以經學爲事而必皆以求其意義爲主矣雖不能盡誦其文而自當爲有識之士其效豈不盛哉

時有請設教養官者公又奏曰程子之言蓋爲訪求天下賢士請學於京師學成而後分教天下豈行之朝夕之間責之朞月之内哉今宜擇得有經學節行爲人敬愛者爲太學師儒日與諸生講論經義觀以歲月則爲士者漸知向方窮經飭行而風俗亦當漸變矣外方諸邑可以爲師者又難多得此亦當以漸行之也山野之間必有慕古讀書之人宜令各道監司悉心搜訪具錄以

聞察其學行淺深依宋朝書院主教者之事授以山長
之號而優其廩料使教其地後生如是則草野爲善之
人得蒙收錄不至空老而後生少子亦多感發興起鄉
俗漸可變而之善矣 上命議行之後曰變亂果不行
時皇朝準許 元宗大王追尊事 上命議八廟儀禮三
司爭之 上大怒命竄大司憲姜碩期大司諫趙迖
憲副提學金光鉉等十餘人公拜大憲請赦諸臣甚力
上不聽辭遞舊例副學必以從二品以下擬望而時
難其人吏曹啓請破格以公爲副學
乙亥九月館學儒生上疏請以李文成公成文簡公從祀

文廟一隊異論之徒投疏醜誣公深以吾道爲憂上劄極言之不報辭遞時横議方生紛鬧日甚公再上劄論之仍乞免同知舘事不許後日入對極陳兩臣道德之實 上曰李珥極是賢人今若有如此之人豈不幸甚予非以其道德爲不足從祀事體重大不敢輕許矣

時邊虞日棘 上方求所以大振作者公上封事條陳固邊備改弊政之道一曰激衆心二曰通下情三曰廣取士四曰擇將才五曰用土人六曰固城池七曰便弓制八曰導人民且謂今之大可憂者民生之困瘁也兵力之凋瘵也宜復行大同之法以救民除量田新結之税以

養兵變通科舉講經之規以正士習培人才然此則治
之法也至於治之道則正心以正朝廷以正百官是也
疏奏下廟堂議皆不用
丙子十二月邊遽至不日而游騎已薄畿輔 上將幸江
都公令叅判呂爾徵奉 廟社及肅寧殿神主先行公
自擬扈駕俄聞殿主先出而 宗廟主不得發大臣驚
令公往至則纔奉出矣遂追往欲與叅判相遇陪奉一
處然後退而從駕是朝 上有老病人先往之教公令
男進陽奉議政公先向江都矣忽見進陽扶服路左與
議政公相失公遑遑號泣奔走求尋翌日到金浦始聞

大駕移向南漢欲尋山城路路塞不得入公彷徨痛哭
謀聚義師爲勤王計乃與南陽守尹棨及朝士之未及
扈隨者沈叅議之源金承旨尚李正時稷尹校理鳴殷
會議公爲大將沈尹等爲叅佐事未集棨被執而死公
乃至花梁海上收聚公私船盡濟士女于島中所全活
累萬人欲往湖西募兵聞湖西已搶攘乃入江都亡何
敵兵渡江公出至甲津敵先以大砲亂放江岸人無敢
出者公獨與數人坐岸上砲火雷飛交落左右色不變
敵已登岸安坐不動二子夢陽進陽請避去不從二子
急抱持墜岸下適有從行壯士得小舠振公以登敵鋒

幾及而抱繞發矣公自蒼黄與車駕相失每痛傷不自勝日夜涕泣傍人至不忍見至是尤悲憤不食不欲其生　上還都臺諫論諸不及扈從者之罪修郤者仍加媒揑公置對具陳事始末　上止命罷職歸寓新昌庄舍戊寅柳碩李烓等為臺諫正論公及金文正公至請流竄兵曹判書李公時白上疏極陳公忠孝之節碩等搆誣之状　上亦雅知公精忠終不加罪後於筵中教曰此非讀書人乎吾固知其為賢矣

仁祖大王昪遐公與諸大臣入卧内有言當為顧命者公言國有儲君惟當舉副位之禮　上已上賓何可為顧

命之節乃止時宗伯未差大臣請公兼管初喪儀節多
公所定云公請大臣六卿三司長官入叅斂殯又請依
法例嗣位金文正公自畿寓入臨將還去公啓言金尚
憲今之大老也嗣服之初宜在朝廷以為國人矜式特
為懇留以示敬賢好德之誠皆從之
時慎獨金公集與數三徵士被召至公（時任左議政）啓言宜加
優禮且賜禦寒之資又言新化之初百廢皆當修擧而
教士之方尤不可忽須得通明經學之人為大學之師
又上劄薦七十餘人時　上方銳意圖治公亦竭誠替
襄上劄曰為治之道有本焉有事焉如舜之授禹危微

精一之言治之本也其命四岳九官分治衆職者治之事也古昔帝王爲治之道不過此兩端而已其要有二一曰立志之正二曰擇術之審何謂立志之正其所以治心修身必欲一如古之帝王所以經邦保民必欲一如古之帝王二者皆必欲盡於其理無有一毫不盡是也何謂擇術之審古昔聖人治己治民皆有當然之道若治己則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目若治民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井田樹畜學校等事皆是也

前校理俞棨曾論 先王諡號不必疊用仁字前應教沈

大斈論稱之不可皆忤旨廢棄不用公於榻前言之
上命竄原大斈等公上劄待罪請被重譴　上答曰卿
之忠實予豈不知今此之擧亦非曰卿之語而發也卿
宜安心大司憲南銑副提學趙錫胤等曰争論見罷公
乞甚力　上命釋原大斈等而銑錫胤猶未蒙叙公又
上劄論之皆得還叙
仁祖大王練期將迫公上劄言按家禮小祥練服條目未
瑩丘濬儀節謂以稍粗熟麻布改制衰服為是又按古
禮練祭受服中衣及冠以練為之裏裳以卒哭後冠受
之卒哭後冠即大功七升布也大功布儀禮元無用練

之文以此推之練時裹裳似不用練也五禮儀及先朝
謄錄皆不變裹服然禮有節文古制自初喪至即吉其
裹漸變曲折甚備人主行禮當為一國儀則不宜苟然
請依古制以練布為冠及中衣用稍細生布別制裹服
凡國人遭親喪者皆從此制　上下該曹議竟不得行
上疑朝廷之朋黨屢形於色辭或有伺間餂試者公憂之
具劄極陳古今朋讒之禍仍進規戒且具一劄極陳軍
政變通之道如請以嬰兒定役者待年十五而後責其
役逃故在十年以前者皆蕩滌之民間良女所生從母
為良所生者雖多而為軍役者三人則餘皆勿定役無

歲只徵一匹布爲僧者許納三石米還俗勿應軍役軍
兵番布許減其半上曰卿相下至儒生及品官庶孽之
無役者皆出布一匹用以養兵以爲患難相救之道其
言鑿鑿皆救時之切務會去位不果上 并諡狀
館學又請兩賢從祀李象震柳稷等相繼投疏語絶醜悖
館學意 上有所左右捲堂而去公上劄曰李珥天禀
之高所學之正識見之超詣德行之純備可謂百世之
師表也成渾端莊嚴重出處行事動遵古賢誠儒者之
高蹈也二臣之從祀實不易之論也又曰從祀之論擧
國同辭而獨有娼嫉者之黨類子孫出而詆毁之其中

柳稷之疏誣罔甚矣李滉之於珥其愛重奬許考其文集可見而稷謂之深惡李珥之學於陸氏絶不近似而稷謂之出於陸家李滉論學多從珥說如聖雲十裔中庸小註可見而稷謂無絲毫契悟李滉死後李珥獨請從祀而稷謂攻之不遺餘力成渾之疏首以講學窮理爲要而稷謂之未嘗言也引朱子收拾身心保惜精神之說則謂之道家者流又詆珥所論四端七情與李滉有異夫孟子之言四端特擧情之善一邊禮記之言七情是善惡之總稱李滉四七相對之論雖因權近舊說而未免共於照堪故珥嘗辨之曰夫義理天下之公若

等疑而不言則此理終悔而不明矣程子於易傳竭一生之精力而朱子指其差誤處甚多饒魯陳櫟至曰不願為朱子佞臣況珥識見之超邁言論之精當可百世以俟而不惑矣至如理通氣局一句尤所以發先賢之未發者而稷乃謂其學以理氣為一物不亦誣乎又言館儒捲堂 列聖必宣諭使還聖朝待士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今 殿下怒其妄言不為宣諭恐非待士之道

上優荅焉 神道碑

公旣退樊廬蕭然有左右書史沈潜尋繹如恐不及所居有湖山之勝或命肩輿或泛扁舟與林翁野老徜徉眞

幸遇者不知為卿相也惟以世道國憂耿耿于中或夜不能寐癸巳春復召力辭男復陽以玉堂官侍　上招使進前問公起居甚勤使之往諭奉歸於京復陽承命歸告公上疏陳謝固辭其後又特召且令政院別撰諭旨促召皆力辭仍乞致仕不許　諡狀

甲子聞都城大水上疏曰宋宣和中汴京大水李綱以為夷狄兵戎之象果有靖康之禍頃年丙子卒朝亦然今此水災甚於丙子若復有前日之患則不知何以待之昔孟子謂滕文公曰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其所以用力之方則凢二帝三王君臣所論及孔孟之言在方

毋者是也惟在誠心信向而力行之而已　上優批以荅

神道碑

公聰穎絶人德性天成純粹渾厚樂易坦牵仁愛之氣溢於顔貌望之如祥雲瑞日性至孝事親極其誠愛議政公晩年起居不良公晝夜不離側飮食坐卧便旋皆親自扶侍及喪公年近七十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脫衰絰日夜號泣三年如一日所處枕席如淚着而朽前後喪皆然服闋猶居外寢至六閱月之久先夫人還葬在歿後二十年公時年七十二哀戚之至無異袒括之日人以爲難性喜酒尹夫人嘗憂之喪後仍不復近口父母

所嗜諸物終身不食語及必流涕生日每悲泣不自勝子孫不敢以酒食進其値喪餘先期十餘日日夜悲啼如初喪祭祀極其誠敬雖盛寒必沐浴至萬老猶不衰親舊之喪皆盡情致哀累日不飲酒食肉雖泛相知者若僕隷之賤聞其喪亦必爲之却肉以是一月之間肉食之日無多

常以伊川先生怠生詢欲爲深恥之語爲至言少時奉使關西名姝侍傍殆半月而終不近晚歲獨居至二十年之久衣取蔽體食不重味立朝五十餘年位至三公而無宅於京無田於野人有餽遺與俸直所入皆分之親

黨散盡乃已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於人家貧屢空或至絶食晏如也每當飢歲必減損常食或進饘粥曰人我飢餓我何心美食講求救荒方廣布民間人多賴以資活

自為秀才已以經濟為己任慨然有先憂後樂之志遭遇聖明機鳴籟應格君則以三代帝王為必可則論治則以三代政教為必可行其為國家生民經畫規為無非深識遠謨如行大同以救民改軍政以養兵變通科制以正士習作人才等事援據古例參酌時宜極言竭論懇扣不已 仁祖大王知公學術忠誠深加敬重而

當國諸臣因循牽補實無宏遠之啚凡所論建率多沮
塞遂 上初服又有所未遑也眷懷鄉園未嘗一日而
忘斯世每聞袞職之闕時政之失憂形於色眠食為之
不寧常歎曰治道唯通經窮理之人知之非常人私智
所可揣度而曉致君澤民惟道德君子能之非俗子庸
流所可強勉而為也又曰今人每言循例此言最害事
國之所謂例者非治世之例乃衰乱之例也因而循之
則衰乱何由而振乎人之所謂例者非為善之例乃庸
陋之例也因而循之則庸陋何由而改乎又曰治道不
難知也人主修德為第一其次進賢退不肖其次修其

法度之廢墜者改其法政之爲害者此三者即爲治之
要道不可易也
撫愛宗族扠恤備至雖踈遠皆致恳意教諸子甚嚴有過
不少假待人接物一以誠信忠恕爲主無毫髮機械偏
黨之心平居和氣藹然人皆深醉而誠服然見人有不
正不直者嚴辭痛斥有不忍正視者闢邪説衛斯道毅
然以身殉之得失榮辱洒然無欣戚意進退出處之正
人無間然
少與張公維崔公鳴吉李公時白最相善時人謂之四友
情分甚厚而至於言論心事未必盡同又與清陰金公

敬愛甚至而每論事亦未嘗苟合也完平李公西平韓公年輩雖懸甚而特相親愛謂之知己完平嘗言趙某非今世人其經綸之才人鮮知之

平生手不釋卷自幼少時便以聖賢爲必可學嘗曰看經須直淂聖賢本旨修身須直淂聖賢心法以爲聖賢之言與事專在於四字欲學聖賢無出於此一生用功最深且專沉潛反覆精思力踐遇有疑難處輒逐一劄記積成卷秩嘗謂孔子之後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其有功於後學多於孟子非過論也

年二十餘與諸人論四端七情章意而言曰四端是七情

中善者後見退溪栗谷諸先生許多所論其歸宿處不出於此其見解之超邁類如此以持敬存心爲一生本領工夫嘗曰持敬以收斂操存爲要以精神湛然在裏爲驗又曰學者爲學其大意只要做私欲盡去天理純全底人只要做光明洒落不愧天地鬼神底人只要做擔當天下事叅天地贊化育底人其本只在心存又曰心存時神明不昧萬理渾具此時則雖聖賢之心亦只如此但聖賢能持之久而學者不能耳誠能用功純熟久而不失則聖賢同歸矣

每日晨起整衣冠謁家廟退處書室終日端拱危坐俚俗

罵詈之言不出於口懈怠舒肆之氣不設於身雖家人子弟未嘗見其有欹倚偃卧之時每當進對宿齋預戒精白肅恭雖在寒節亦必洗沐水旱承命禱祠一心齋潔禱無不應其居鷗浦火出廊舍西風方作頃刻之間延及寢舍之西簷忽有東風反起火以滅焉若有神佑者然隣里救火者無不驚異之

誨人諄諄不倦見有向善勤學者誠心喜悅必奬勸而教導之常以世人鮮有志於此學無可與語者慨歎不已

好學之誠老而彌篤雖酬酢事務應對賓客之時心目未嘗不在於書卷上七十之後燈下能看書至夜分或達

曙樂而忘憂歿而後已公之於學可謂得於天矣爲文章只取辞達理通不事雕刻信筆寫出滔滔不窮谿谷張公每言義理之文吾輩難及

并同春宋浚吉撰謚状

金時讓

初名時言後改讓字子中號荷潭慶州人萬曆辛巳生　宣廟三十八年乙巳登第歷三司春坊吏郎慶尚平安觀察使户曹判書兵曹判書四道體察使選清白吏階崇祿官至判中樞癸未卒年六十三

幼而頭角嶄然氣宇即見稍長博聞強志十二四歲荐遭内外艱時兵荒之交公以孤童執喪欒欒如成人聞者稱之制除始委巳於學伊吾不輟文辭一朝驟長掉鞅塲屋人莫與京

庚戌以賀至書狀如京用惠文繩一行衆胥歛手不寒而

栗還晋聞見録論虜勢寖張我國修聘遼路不可恃海行不可忘此公寃眼之見後十年後也

辛亥爲全羅都事掌試群胥摘試題謂譏賴君上謂拿鞫鄭尚書世規公石交也轄廣陵路握公手涕泣公色自如鄭嗟歎久之及對吏禁府奏擬律光海猶冘與者三日公牢睡如常尹孝先以叅試官俱繫就公起曰此何時而可安寢公笑曰死生命也賴白沙相平反減死竄鍾城途中有詩曰心跡本非欺白日吉凶元不問蒼天

戊午移配寧海棄蘐輿南北數千里跋前疐後十有餘年少無隕穫隨遇而安窮耽典籍爲深愽無涯涘千古理

乱是非得失如視諸掌異日受用處皆稽古力也六鎮
爲天荒盖久承公口讀晝晝成材者多至有名登薦剡
相衡公甕慕用公不已須亘公此與潮人廟食韓文公
同一道也是時大農榜於土木作贖金法令下諸遷人
涎令公後獨公與任叔英茂叔悪苟免甚於死者識者
多之
甲子逆适擧兵反體府完平相辟公涎事與副察李時發
爲前茅行時事急不暇一卒㫒之會元帥張晩于平山
與訃事賊已蹀血楮灘徑廹京城　仁廟幸公山防禦
使鄭忠信首晝鞍峴破賊策諸將疑之公力賛其策卒

樹大勳元帥上功第公二等　上內李曙言削文士三

人公其一也

拜慶尚道觀察使六十州民之情僞俗之淳厖運於股掌

間案無留牘善山有姦民因睚眦欲害多士公發其

誣置之法南中人士頌說不置丁卯朝廷如奴成令罷

諸道兵俄有飛報云賊禽我八將諸道不可罷兵摠戎

李曙同元帥啓也公方與鄰召使鄭愚伏會咸昌公曰

此報讆言也置而不布愚伏感焉後聞之李報果虛也

己巳正月拜平安道觀察使兼體察副使到平才數日邊

吏奔告金兵數千來渡江公曰此必金人跡漢人者不

可以此上聞致咋詬其後金人畧宣鐵不得一人而還
當是時関西左接毛文龍右待金人其變幻出沒無常
公先事候情動中其竅毛將不得逞其巧金人亦有還
延者數矣夏四月毛將將兵會袁軍門崇煥于寧遠朝
廷命公往餞島中公密言于接伴使洪靌曰毛師此行
必不返居數月宣川報某日軍門數誅毛將云
庚午劉興治賊殺揔兵陳繼盛公拜疏曰興治介於我國
壃域擅斫天朝大將義不可不討請討之 上命李曙
鄭忠信為將督艦步以討之忠信陛辭以兵少憂 上
曰監司金某足智多筭我無西顧之憂時朝臣多以興

治之反非與於我鞭雖長於馬腹何唯昇平相是公策
公又言曰自奴猾我國尚不發一行人奔問官守由椴
島梗也今若名興治之為賊而討之不但挾我爲中朝
問之必以桓文之擧許我以忠義之聲隱隱天下耳矣
於是 上大動聽必欲用公言元勲之髦而苟冀無事
者多興治亦聞而甘心公公去西門而伐叛之師遂縮
辛未春公以特進登對 上問興治事公極陳窮賊非投
奴則無他矣有大臣而較利害利害公下不必詘無何
興治果叛投奴沈世魁張壽等合謀誅之俄有兵部咨
至曰興治叛據椵島向非貴國當事之臣忠勇奮蔓齊

魯之境幾不乾淨大加褒揚　上下此咨徧示諸宰人皆娓汗

壬申秋奴遣大將滿胡奈　仁穆王后喪無何又遣所道里要歲幣皆稱詔勑誇謾凶巧秘而不洩筆上君子不以爲憂或曰虛喝或曰奴不解文字其語雖信不足畏也公乃獻言曰奴之敗盟已露無餘備禦之策雖晩不可不講今許在邊三南出身武學八關兩與其土兵民調鍊庶乎得力當時朝議皆以公爲怯公笑曰非我怯誰當怯者持是議不変終始苦口爭之被當事者鈐制無柰何公又拜疏曰歲幣漢唐所不免今不許奴之始

請五千純後不寧悔是我朝廷遣申得淵要減幣至藩
見斥癸酉又遣金大乾以示絶和意會公出巡于西謂
副師鄭忠信曰無備召戎可乎大乾所持國書横挑強
胡必矣吾悪可愛身不恤國計之大謬遂留大乾上疏
劾陳其不可 上威怒下備局議擅留使臣罪備局請
拿鞫公就吏爰書訖配寧越及大乾至金被驅朝廷始
悔罪公放帰田其後又有大臣言棄忠智士非國計甲
戌叙復知樞
丙子夏決退臨發上劄畧曰臣蒙被恩私屢出諸臣今當
退帰若無一言愛君忠赤將寓何地茲獻瞽説其目五

曰禁閑節曰正貪污曰杜防納曰罷私賤良妾曰革奢侈皆中時弊末言議察議察之必亡人國夫人知之不敢言者畏主之者勳貴也公切剢言之　上覽之嘉奬以藥石之言下其劄備局備局回啓以纔徵數語上責其失本指然竟格不行

時西事急有識皆憂獨朝廷醉而不醒公抵書時宰曰不出今冬必有奴警公不先辨不可以應猝昔賢言也豈公詐不出此哉其冬奴大擧八寇會稽之恥江漢難洒也丁丑春　上還都即宣召公病力三上章辭　上批曰須在山城思鄉數數今卿雖病與予義休戚是同其

速上来公惶恐强疾乘船入京　上遣内醫看病藥物
交遺公上劄畧曰敗軍失律者即軍中誅之古今常法
張紳金慶徵等有何可鞫之情耶李叔蕃定社元勳
獻廟以驕恣削其勲籍紳陷使　宗社之罪孰與驕恣
殿下不正邦刑使之自盡是何足解神人憤聞紳之
自盡也即入其家而死國法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者安
在金吾郎失職之罪不可赦臺諫尚喋無言是何意大
亂之後在朝之臣當洗濯私意一心奉公庶幾回天意
挽國勢今不有一國是非惟以濟私為急務終置國家
何地　上荅曰劄辞甚當予亦有失於是金慶徵姜晋

昕等臺諫又請按律
辛巳朝廷改修　宣廟實錄大提學李植與搃裁洪相瑞
鳳奏曰金某熟諳典故當令一人史筆證定必待此人
請與同事　上允之
公於書過眼終身不忘記性天得也淹貫諸史旁通傳記
學士大夫人或嵩精而能之者有之至於歷代制作憲
章文物吏事財貨囊篋細瑣了了阿堵中古有如公者
否在巳巳金人送蔘數千斤要搜青布我以米布廢居
以應之間五年金人又責其未準數者外內有司之臣
蓬目糊心茫然莫記　上使之問公公口誦列邑分役

多寡及道臣與備局啓日月列書無疑後得其簿讎校
無毫髮差　上乃歎曰希世聰明其宅童子時寫於人
家壁記田細瞥眼者亦終身不忘公可謂異人哉 并趙龍洲
祠堂碑
金判書時讓春　命巡嶺南有一邑稽誤失期拏到鄉所
縛於刑板露臂將打之忽有自外突入者以身加於鄉
所臂上乃判書女壻李道長而所縛之人即李之叔父
也判書叱之曰吾豈因一女壻而廢國法乎命羅卒推
出而仍杖之 東平尉鄭載崙公私見聞
金荷潭譴鍾城納北關妓放還時携來生男使屬正兵歲

納身布人曰宰相之子法不當充軍而自蜀納布何也
荷潭曰北妓之不淂離其本土國法也我犯法而携来
又從以產子心常不安故係之軍籍而納布所以贖吾
罪也聞者歎服

李景稷

字尚古號石門萬曆丁丑生 宣廟辛丑進士乙巳
魁柑製丙午殿試選入史局歷弘文正字義州府尹
全羅兵使水原府使都承旨京畿觀察使官至戶曹
判書戊寅卒年六十四

公生而穎異異凡兒白沙李相恒福素負鑑裁一世人物
見而異之仍授之學且愛甚比諸子行又為象村申相
欽所賞二公交口譽其在童丱已有名又從金沙溪長
生學一日偕諸學子將詣禮部講有請師書禮部官先
容者公裂其書曰私而講可乎沙溪公聞而奇之北渚金瑬

年十六遭壬辰倭乱奔播東西危窘萬狀而公已自發謀
慮保捍一家父母賴之流寓江華嘗受官糴以救乱及
冬督納士夫家多稽逋苟免　公獨曰當此軍興吾家
不可後期親自擔負輸之府中大驚
癸丑大獄起光海親鞫之公與趙公希逸被擇爲問事郎
訊對紛沓書牘如流左右皆稱神速而光海忽命遞改
盖誣言中之矣時李爾瞻等主張獄事專欲陷害善流
出議日熾同樞公執友徐判書渻以七臣被株連而以
與延興府院家爲姻故禍尤不測同樞公以爲爾瞻與

有族分常時不廢通問欲使公往探其意冀幸得間分
疏公旣重親命且不忍徐公遘阨往見如親詰甬瞻意
稍解適値其婿吏曺正郞朴自興追至自興父承宗方
與甬瞻分黨相傾舅甥亦爲睚盱自興先已屢引公注
擬淸顯而公不應心常嗛焉忽見公於甬瞻所愕然不
平翌日銓席黜爲輸城察訪不悅公者從而誣謗然識
者盡知其無妄矣

丁巳夏回啓使吳公允謙赴日本特用公爲從事官盖以
使事重而名官皆憚險啇免故也吳公敬愛公每事咨
議至其國辭𨚫例贈銀幣亘屢千金書契有不遜語力

爭改定倭人不能難日供餼米甚優一行例用爲市易
資公皆禁抑臨還收聚餘米五十石置庭中乃發倭人
驚嘆始至行禮公内懷憤耻簡率於啓起之節倭人怯
問曰第三官武人耶及聞名工於翰墨傾都來索
戊午春廢　大妃論起公泣白大人曰此論决不忍參苟
免而生不如得罪爲愈父母許之庭請凢兩月餘而公
皆稱病不赴旣而省仲氏病于　南兩司合啓請罪云
大論旣發巧避下鄉原其心則罪不止於不參又云平
生所爲賭合金壐蓋金相素與公親善而亦不參論故
爾瞻等嫉之特甚必欲置之死地先海以廢置節目有

未嫌於志且停決遣前後彈文皆留中不下

壬戌春廟堂以毛帥屯椴島鐵山當孔道策應爲緊陞郡爲府特薦公爲府使進階通政以行臨行公適餞飲被酒戲謂一座上客曰爾輩但知柳希奮朴承宗權勢他何恤焉傳訛紛紜憲府論以詬辱大臣謀避邉地請削職謫成朴以爲此適以成其名而彰吾罪啓請仍任臺論又請奪其加資光海許之之郡郡苦武人久公悉成幷行吏畏民服如戴慈父凡無名稅歛積久之弊一皆蠲滌節省日用充備軍儲數月倉庾告盈逋民歸正者徧滿村野島營諸將陪屬輿儓日來需索公私困於陵

暴及公之來無不慴憚毛帥亦下令州郡云軍卒擾民
者各州郡任決捶楚然守宰素畏漢人不敢下手公即
張榜申儆吏民恃而無恐有縛來漢人者公即親自解
縛而諭之曰此毛爺令也然吾東人受萬曆再造恩安
忍傷漢人乎漢人皆慕悅不敢橫咨備局以宣川當漢
船泊處得人尤難請以公換守鐵民聞之號哭群訴於
賫畫使頒納軍餉米借公十年賫畫及觀察使馳啓云
李某有才局且盡心字牧宣民聞風移住者已多今若
移換民必渙徙失業宜勿移易別擇宣守備局亦聞公
治有成績啓寢其事

癸亥反正義州府尹鄭遵被誅境上廟堂即轉公代之進
階通政便道赴任當新政初義民素服公政聲闔境謳
謠公沃賜櫛垢與補靡遺增修城池繕治兵械別具米
一千石以補軍需身率武士懸賞習射而州少正軍乘
守城堞猶患不足公見校生不守者多閑游自前以邊
地少文優撓不加揀汰公曰習武禦侮自儒者事不須
汰降而自有便宜皆團束爲別軍號爲六藝隊校生始
赧之公諭之曰吾爲六藝隊長爾等豈不堪爲六藝隊
卒乎衆皆信服遇癘疫大發移其人城外視病輕重分
爲三處醫藥養詞各有主者朝夕自臨城吹角以令之

全活者衆按府舊籍有百餘年逋口徵責族隣以利官
用一境受害公取籍火之厚待將卒客戍者折甘分少
均壹供饋人人稱意曰今日始忘爲客苦也
公久違二親憂病傷心陳情乞歸 上優旨不許曰予非
不知老老及人但西出艱虞深恨未即遞改以全其孝
矣其後延安府院君李公貴白于 上曰李某父母年
近八十某平日事親異於他人須臾不違側躬自供養
今已久別傷念至深恐不專於官事宜許遞改 上更
問于都元帥元帥以宗狀聞遂得遞（並澤堂李植撰諡狀）
甲子正月逆适叛書至是夜叙授安邊府使旋改全羅兵

使馳到礪山促收兵兼程而進及到公州聞亞鋒已近
海西悉屬步卒中軍抽輕騎百餘銃卒五百人衛京師
上召見慰諭仍請屯兵江外還到漢江江村虛無人
公遣將校獲數船以候　車駕出次江上夜黑不辨色
公令撤村籬爇之手釰麾爭渡者奉　上登船從者僅
數三臣是時變起倉卒公提不教之卒奔遑道路未暇
整治　上駐駕水原見後隊亂次行以不能軍譴遞神道
碑
丁卯之亂以兵曹參判扈八江都時月沙李公爲判書遑
書省至登對頻數未遑察曹務人皆勖勸公督衛卒輸

武庫弓箭及甲冑於艇上錄其數藏諸囊上行到江外問 禁旅何以不甲且聞軍器搬運之數月沙實未知知公從旁對以徒步難甲之狀白其運致之數甚悉月沙深加嘆賞白軒李景奭撰墓誌

金使劉海等来請平公與月沙及張公維往復講定白上別用一文字中敘引咎謝過為生民許和之意引金使殿內焚告于天而使大臣蒞牲于外擅則可塞其意兩司斥其輕議公謝曰吾竊悶 君上降辱盟所妄陳便宜忠憤之心豈獨兩司有之 上竟從公議而嫉公者執而為咎和事已成兩司合啓請罪 上曰今番國

事李某實有可賞之勞而甫等以專擅縱恣爲罪目不
亦過乎
毛帥在島中横恣不軌國中憂懼至有先發致討之議備
局議遣公詗之毛聞公至迓勞甚欵邀延内堂引坐諸
將之右披示誠信乃請糶以濟邉民飢饉毛即艇輸數
百斛米公頻刺探其意而彌縫之朝廷始知毛帥不至
朝夕造變矣毛帥知公有老親以餽銀盞兩色紬爲壽
他贈亦倍常數旣復 命請以其贈物歸地部 上命
領受焉 諡狀
丙子十二月清人聲言講和乎先鋒星夜馳猝迫西郊之

沙峴 車駕發向江都未及出城御崇禮門遣崔公鳴
吉及公往諭之撞遇于慕華館知其意不在和追詣南
漢才入城城已被圍矣每遣大臣出接清人必使公偕
公將發言清人輒怒曰李侍郎勿言盖先前屢受 命
接應辛常詘其辭抑遏其所欲渠輩之所素憚也神道碑
還都擢拜戶曹判書時都城板蕩百司皆空凡供奉策應
皆責戶曹公收拾燼餘左右支撑節目詳定謀議居多
而尤主寬恤保民不悅者或病其疎緩大臣聞人詆誣
遽卽論罷之
公有孝友至行少時遭亂父母艱食公從漢將衙門傭書

軍籌以供甘旨父母欲早授室公以不專仰事懇辭而
止亂定始延婦歸侍家常苦貧而必置酒肉日邀親所
友善以奉歡適節日佳辰輒盛具為壽晨昏奉侍雖執
帚應門之役或身親之以至年耆位尊而承事如少時
其在邊邑憂悶思戀音問相續而恐行者怨苦必厚貨
其人不任他役以慰之出使州道見異味輒思親養不
忍下筯人見其至誠必先致于親所李判書安訥航海
朝天抵寧遠衛市得大梨數十顆寄傳歸船盖感公之
誠孝也
親癠衣不解帶夜不就寢疾劇則嘗糞自洗廁牏母病方危

血指和藥以進居憂孺慕六戰不懈當在後喪年已六十苫塊之寢粥糲之飼衰絰以居不以衰倫而少弛日讀禮書及經傳見古人事親訓子之事必嗚咽良久仲文喪子窮居公為事養備至嘗令家人為具寒衣未及進而公衣先成公自責而進其衣仲氏沒已累年而語及出涕每省其墓不覺失聲嫁遣四女如己出季叅贊公景奭始仕時衣小獘公以為不合年少新進服飾自以新衣換着叅贊幼從公學背誦或澁嘗示撻以警即抱持泣涕曰幼兒能誦大家文偶失句讀吾罰之過矣其至誠訓子弟他皆類此

公風神秀朗意氣超邁鄭古玉礦號有藻鑑公弱冠造謁
鄭方與客岸幘飲遽命取笠束帶以見謂客曰此宰相
器也不可不敬徐忠肅公嘗稱為俊才比之劉穆之金
清陰少許可常朗公伏節死義其使日本還也以詩迎
賀有廟堂今日氣增舒之句熊天使見公立闕庭問具
為誰為下轎揖而過同列皆驚毛師亦謂本國士大夫
無如李某忠信者至形於咨揭中然公習知毛之為人
常言欺慢君上必不善終李公尚吉謂公曰毛毎稱公
善公未嘗餽他何薄耶公曰吾豈阿所好而餙吾言耶
後果如公言

前後金差之來公每從件接凡有求索多防塞折定龍馬兩差每與我人爭辨必稱天以脅我公曰天非兩個天爾國天卽我國天爾今徒知獨有爾天不知我之同一天何用每以天爲証乎其言屢屈譯官曰爾國能文善辨惟李侍郞（並謚狀）

公見高年雖庶人必敬之道遇老者負戴而行心便惻然爲識伯時出往城東有數三老翁對坐路傍而色具憔悴下馬問之令僕從沽酒以饋閭巷以爲美談（墓誌）

江都之陷公女與婿俱被拘執家人追至鴨江謀贖出而價不足義鐵士民聞之曰吾輩報李公舊恩此其時也

方兵創赤立之餘舉境出物力以助給其遺愛之感人者如此 謚狀